



【人生笔记】

生日

□崔广勋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一方人有一方人的禀性和习俗。在我们鲁东南农村，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出生的人，对自己的生日大都看得很淡，且“一般”是不过生日的。除非家里有人“吃公家饭”，效仿城里人的做法，才会有“二般”。

我现在年龄“奔六”了，尽管先后从村里到镇里、县里、市里、省里工作，也始终没过过生日。年轻时在农村穷，没条件，后来条件具备了也不过，主要是习惯成自然和过于传统，不够开明使然。

从小就听奶奶说，我是属兔的，十一月十一生人。农村老太太说的，自然都是农历。从小在农村长大，自己对阳历没“感觉”，加上没考上中专、大学，无需查户口、转户口，且不过生日，22岁前我脑际深处的出生日期，就是1963年11月11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实行居民身份证制度，发下来的身份证出生时间竟变成了1963年12月27日。日期咋搞错了？我疑惑了好长时间也没搞清所以然。错就错吧，一个农村青年不招工、不提干，哪天出生都无所谓。

闲来无事还是不由人瞎寻思，随着阅历的增长，一天突然脑子灵光一闪：身份证上的日期，会不会是阳历？找来万年历一查，1963年（癸卯年）农历十一月十一对应的阳历日期是12月26日。此时，我似乎更“开窍”了些：当时农村人对时间的认定不是24小时制，具体到哪一天，都以当天日出为准，夜间只要天不亮都是当天，天亮了才是第二天；我是不是下半夜出生，到大队会计那里上户口时，是按农历和24小时制登记为12月27日的？

找父母追根溯源，他们说，当时没有钟表，只记得我出生时“正好三星天响”（参宿三星升到太阳正午的位置）。后来，我曾几次半夜爬起来，看农历十一月十一夜里“三星天响”是零时之前还是零时之后，恰巧非阴天即下雨，以后干脆作罢。

故而，自己至今不清楚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一（阳历12月26日），还是阳历12月27日，至于有年轻人问我是什么星座，更是“摆摆手”无从谈起。

由于学了点小特长，赚了点小名气，做了点小贡献，直到29岁县委破格给我“农转非”并安排工作办理各类手续时，才将出生日期按户口簿上的填为1963年12月27日。

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，时光荏苒，转眼已到退居“二线”年龄。回顾自己40年的从业生涯，从偏僻落后的农村艰难起步，一路走来，起起伏伏，有落寞也有精彩，但总体向上向好，有遗憾却很知足。单位有规定，年满58周岁需要转咨询调研类岗位。办事一向积极主动、原则性强的组织部长在距我58岁生日前两周，就提交党委会做了研究。这倒好，让领导们提前知道了我的生日。

由于生日与转岗日重合，更加重

了这一日的“分量”，会议一结束，单位主要领导就提出自掏腰包给我庆生。我再三推辞不能“破戒”，但“官大一级压死人”，最终只好“默许”。

生日这天，单位转岗的红头文件准时下达。领导专门选了一家有纪念意义的餐厅，特邀我昔日和现在的几位领导、同事参加，庄重、简朴而又具有情调。虽然没订上蛋糕，但特意安排的长寿面吃到肚里却是暖乎乎的。当晚的啤酒有些凉，但冰凉的啤酒与滚烫的热忱接触产生的情感升腾，犹如淬火一般，让我瞬间泪目。当晚不是微醺，是真的有些醉了，不仅忘了说几句感激、感恩、感谢的话，竟然还忘了给自己的“余生”许个愿……

晕晕乎乎回到家，突然看到调至静音的手机闪亮，电话是快递小哥打来的：你的蛋糕已送到广场A座……再看微信，一位曾经在省里后到泰安工作的同事19:35发来如下文字：“给你订了个生日蛋糕……”早在下午，这位同事已发来微信：“虽然不能到现场，还是祝生日快乐！越活越年轻！天天是少年！”后面还附了蛋糕图案。我回复时还幽默了一把：“天天是少年，退休后与孙女天天是‘玩伴’。”发个祝福，情谊就足够了，哪承想还将虚拟的变成了现实。

记得四年前生日当天，我和几位同事加完班聚餐，结束后我随口说了句“今天是我的出生日”。大家都埋怨我应该饭前说祝贺一下，不想这位同事时至今日依然能够记得，这哪是一个蛋糕，而分明是一颗心呐！

平生第一个有仪式感的生日，过得有里有面，不由百感交集。当晚我在朋友圈发了“这一刻的想法”：“‘仪式感就是对生活的重视，是通过一些非必要的动作和形式，来表达重要性的行为’。衷心感谢相遇、相识、相知的诸位领导、同事和朋友们。”尽管夜已深，但不一会儿就收到百余个赞和祝福。主要领导更是即兴赋诗一首：“一生耕耘两袖清，四季寒舍弄诗情；几杯浊酒走日月，今生无憾度春秋。”这有些言过其实了，我连忙回复：“受命于天，受之有愧，受宠若惊。”

这生日过得有点“虚张声势”，第二天酒醒后不免有些忐忑。静下心，细琢磨：自己不懂什么高深的人情世故和处世哲学，待人接物并非八面玲珑，为单位、为同事也未做出过多大贡献，只是对人真情实意、温暖以待，对事尽力而为、不留遗憾而已，何以有如此的人缘和礼遇？一位朋友六年前在朋友圈的留言一语中的，令我茅塞顿开：领导、同事之间，天南地北，萍水相逢，“本没有什么过命的情分，但朝夕相处，惺惺相惜，不知不觉就滋生出信任、友情、亲切、感念”。其实，人与人之间，能够做到这样真情相待、无愧于心，就足够了。

今生有约，一首歌唱得好，“这世界有那么多人，多幸运，我有个我们”。惟愿所有与我不期而遇的人，温暖相伴、不负流年，共向未来，一切安好！

□潘万余

想不起这个梦是从哪里开始的，但老家屋后自留地里的情形却历历在目。

好像是沿着高邮湖的大坝，向着家的方向缓缓前行。

近乡情更怯！马上就要到家了，扭头顺坡看向屋后的自留地，东北角靠近大坝的一侧被父亲挖出了一个蓄水的小水塘，水很浅，塘边由上而下梯次变窄的几条环形凸起都清晰可见，水面偶尔泛起的小水花，让我产生了想要下塘摸鱼或是执竿垂钓的念头。紧挨着房屋的水沟里，水正在往田地里流，田地间一道道纵横交错的垄沟内，潺潺流动的水泛着白光，田地和垄沟灰白分明，像极了调皮的流水正在黑灰的大地上泼墨作画。

应该是深秋或是初冬，田地里没有庄稼，裸露的土地上已经开始腐烂的水稻根三三两两的，或是迎风颤抖，或是趴俯在地。定睛细看，居然还有几个睡蒙了的小绿苗，倔强地从烂稻根旁钻出小脑袋，窥视着这个暖阳下的小乡村。它们的出现给这幅乡村水墨画增添了灵动的妙笔。

马上就要下坡进庄了。梦中的坡道没有一级一级的台阶，而是斜着向下蜿蜒曲折，路面被父亲拍得光滑锃亮，像是专门迎接我的归来。信步前行，举目远眺，一步两步三步……

厨房里豆浆机发出恼人的声音，恍惚间，揉揉双眼，我确定自己仍在济南的家中。

人常说，如若总是在不经意间回忆过去，是身体和心理趋向衰老的标志，而我却更愿意把它理解成远方的游子对家乡的眷恋。几回梦里回家乡！童年和少年时期，家乡的模样已深深地烙印在记忆的深处，不经意间，稍一触碰便会瞬间打开情感的闸门，在甜蜜的梦乡里反复咀嚼回味。

□徐子墨

城东一湖，曰“千乘湖”，余常去。有道钁于湖外，供人茶足饭后闲散，宽仅容四人往来。旁种雅木之属，柳垂摇曳，参差披拂。时至月明清，朗照草木葳蕤，林间小径窈窕；清风徐来而竹枝瑟瑟，老鱼翻越而涌击粼波，景致豁然开阔。此道东街一滩，上铺卵石，平日有小儿嬉闹。滩前一点小洲，距岸只数丈，因有湖水阻隔，故无人步至其上，遂成禽鸟居。偶有顽童掷石，苇丛惊摇，鸥鹭齐飞。

湖南部有短廊，紫藤攀于上，藤蔓摇曳，惹人爱怜。下设长椅供人休憩。及夏日，花盈其枝，暗香浮动。蚊虫亦贪香，花下聚集，徘徊不散，嗡嗡噪响，故无人于此地久留。

继往东，有一坡，上覆翠草，边植青松，盖工后余土累积所成。因余居小城为田横故里，故美其名曰田横山。其顶蹲一小亭，年久失修，破败不堪，罕有人至。立于亭内，可览湖之大观。碧水清泛，中有客船，烟波袅袅，旷远浩然，清丽如画也。

生灵万物，日有所变，纵寻常之景也可新意迭出。世间不乏美，而日见旧景无感者，何也？应少识美之慧。若心地澄明，视通天下，凡遇物必可明察秋毫。便是一洞之景，亦自有三千世界。

噫，此地仍有些许微妙之处，单字薄句无法尽说。如他日有缘相见，必畅谈乐事，详尽其景。

【岁月悠悠】

几回回梦里回家乡

【行走人间】

闲游记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